

內賜

懲必錄

九

廿九

懲比錄卷之十六

仁軍門謄錄

辛巳歲友



移京畿巡察使左右防禦使文

五月一日

近自亂離以後民心不定少有警報無論虛實輒皆驚駭老幼奔波不知所適往往死於土賊填於溝壑雖幸而得生者一離鄉土資糧殫竭得食無路餓死於山谷之間不能接濟其勢將盡死而後已極為寒心原其所以致此者不但民心動搖不能鎮之所致實由於無可恃之處雖欲入保而不可得故倉皇顛仆不能自定其亦事勢所然也如水原之民則以

充城為固故往日驚動之時一府之民獨不動搖此
有所恃而不動之驗也今宜於各邑人民居住道里
頗近形勢便好處擇其險要可保之地漸次修築預
為區畫知委使其處之民入於某處假使丁壯調發
出戰而老弱相聚其中多設石車以待之盡收公私
積蓄於其中列屯相望無事之時則下山耕種無復
憂念有事則攜其所有即為入保則賊雖欲衝突而
不可得且四面清野鹵掠無得則不過數日其勢自
窘乘其情歸之際而迭出銳師處處邀截則蔑不勝
矣今日禦賊保民之要惟此為長策不可少緩特患

人無遠慮不肯致力於此事只以奔竄為得計未知
奔竄之後將無往也水原充城既為右營營所屬之
軍分為五司亦當以五司所近之處曉諭人民於農
隙務閑之際漸次修葺入保之處一處如此他處亦
然不過一年半而形勢自成其與拱手而坐待死
亡者利害較然矣仁川亦有山城聞其處之民則皆
欲入保山城此亦民情所願故已為聽許專責本府
官負修葺其他如雙阜等處及他餘民居稠密形勢
險要處必非一二遍可巡歷看審便否逐一馳報且
曉諭人民以此乃為民非但為國也民雖至愚必有

知其利害之實而即相聽從者更加至誠告諭龍仁石城山城在直路之衝形勢甚好而民力不齊至今不得成就亦為可惜防禦使即為審視量其功役多少馳報則農務稍歇之後以前營所屬之軍限二日赴役無妨婆婆城亦當依此以驪州利川楊根軍人修築此不過一二日之役而可為萬世之利民心亦必不至於厭苦更為參商便否牒報施行

移京圻黃海道巡察使文

近日鍊兵之規既以鄉里村落團聚為兵此實管子內政篇之遺法欲其平居則患難相救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有事則同伍共隊死生不離其與聚合遠處之軍面目不相知姓名不得聞情意不相通而強之為隊伍者甚為懸絕但有兵則必有食目今公私積蓄掃如脫有調發之事無食之軍必至顛仆亦不可用今欲依隣里修楔之例各於其村其里計其軍之多少而於麥熟及秋穀成熟民間穀賤之際從其所願升升斗斗收合藏置其里漸次添加以為里中軍人所食則足食之道似在於此假使無兵興之事而蓄積先具則水旱飢饉之灾亦當不至於捐瘠此古人所謂畜積生人之大命三年餘一年之畜之遺

意也小民不識遠慮穀賤則濫費無節不念前頭狼狽之憂名非在上之人先為曉告開以利害則愚民必不能自知然又必於一營一司之中擇其鄉士人之有誠心識慮為人所信服者以主其事然後乃可有成此乃最急至緊之務本道更為參商便否報稟施行

移黃海道觀察使文

一路唐兵往來出站刷馬支供之弊日甚一日民不堪苦當今病民之事莫大於此本府十分商度從事官下送使通融一道田結之數而均出米布分置于

三站又以解事能幹不為汎濫之人定為三站監官勾管各官收納米布堅截支用俾無虛疎之弊逐日用下之數皆為一一置簿以憑後考若黃州置簿唐兵下來之數與龍泉平山有異龍泉平山之數與京畿有異則即係虛偽逐一治罪覈實然後一路之積弊可祛而中間猥濫隱匿之端少除矣且唐兵往來或今日甚多而明日則專無若能推移補綴不為濫用則前日一月所費可以充用於二三月此理甚為昭然如此而監官能稱其任守令善於申勅則當為論賞不然則治罪自然事有條理人各盡心猶恐其

怠慢不為舉行又以金郊察訪元是主管七站之任
且年少文官必致力於國事故使之往來糾檢而今
經累月察訪則無一字牒報之事三站監官則又不
知何人為之一道田結幾許出米布幾許以一站所
收幾許用下幾許足與不足之數皆無黑白嚴正無
路今日萬事如行雲霧之途寸步之外迷昧莫知頭
緒至於上司所令一切不為奉行事事如此末由整
頓尤為寒心近日 中朝亦深懲本國刷馬支供之
弊至於別立規模沿道各驛各送空簿一件使之逐
日書填但無虛偽冒支之弊 中朝遠在千萬里外

而隱惻我國民瘼處置之密至於如此我國官負顧
以身當其事秦越相視莫知省念此意殊不可知本
府既兼體察之任凡事所當相關而百事弛廢號令
不行雖欲無言而不可得金郊察訪則親問情由次
已今進來各項辭緣逐日相考列錄牒報 中朝空
簿一據別為一冊本府逐日上送

移咸鏡道巡察使北道兵使文

有人來言本道之弊其中甲士正兵中凡赴防者幸
有疾病事故輒不到防遷延一朔則倍退立二朔前
番未畢後番隨之何暇治農業哉此人逃亡則侵漁

一族一族逃亡則及於一族之一族切隣之切隣是以一人之故而民悉流亡退立闕甫長在道上民冤不貸極為寒心各別變通善為處置俾無如此之弊北方守令等或拘一時之利害誘致藩胡之有罪者便加誅戮鎮將自以為能事聞帥亦以為當然作為常規每有是舉誠不知一再誘殺之後更無可欺之方誘術有限變生無窮他日之患未必不由於誘殺大槩邊和之失皆出於處置之失宜況加以以誘殺無理之事乎今後申勅如有誘殺藩胡自以為功者逐一捉囚重論嚴明禁斷勿使激成邊釁

移京圻巡察使文

今日之勢賊在門庭朝夕持動在我措置之策不可少緩然其戰守大要不過四條一曰糧餉二曰軍兵三曰城池四曰器械四者措備而又必不失人和使軍民皆有親附之心又必得將帥而任之然後始可有濟不然則雖有防守之處而無益於事矣本府自受任以來已經半年其欲布置規模則不外於此四者而求其成就之効則尚無一事可以忘憂者以此夙夜憂嘆每以求助於當道之地本道宜盡心舉行糧餉則前者已以本道田稅米豆歲於各官以備不

時之需其數不過九千餘石不足以供數千兵一月之糧其後又令勸諭村落令各出義粟以備不時之用前監司時至於作為榜文知委為先相考舉行軍兵則分為四營出左右防禦使以統之觀其成效多少而賞罰當在於防禦使各別申勅秋成農歇之後合鎮大閱惟左右前後營軍人各為帶牌事已為知委左營則幾盡帶牌而其他營軍則時未舉行并為知委舉行南漢山城措置事前日已曾面議今據別將權應元等牒報炮樓材木六條在山下未得輸入云某條指揮使之及時輸入器械則各官一切蕩然

此非數日間措備之事必須多般預措可以應用於倉卒前者自軍門分送箭竹於各官亦令急速造作畢造後更為受去連綿造作他餘事亦十分申飭無失時刻

移京畿巡察使文 五月二十八日

近來兵事繁雜雖有抄軍之令而隱漏者大半被抄者未免鍊習之勞而閭閻安坐者反以為笑本府前者慮有此弊使各營之軍皆帶腰牌定其寸數左營則為直牌而刻名處填以青色後營則為曲牌而填以黑色右營則為方牌而填以白色前營則為銳牌

而填以赤色四營諸會則不待考閱而可知其為某營之軍閭閻之中如有丁壯不為帶牌者則即係閑遊漏落之人自無所容此乃紀效新書之法而我國兵典中令水軍帶牌者亦此意也聞左營則前防禦使時幾盡帶牌但未知寸數填刻如何其他則皆置之相忘之域極為未便但各使其軍為之則寸數或大或小填刻或不精青朱白黑亦難分明殊非軍陣整齊之意今後於各營使其營將得善手匠人一依見樣磨造精刻其面填以依方之色分諸五司巡行佩之既畢報于本府則當不時發遣軍官使之暗行

村落點檢虛實本道急速申勅舉行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六月二十九日

江陰一縣以邑殘民少已為合併亦出於隨時救弊之意但郡邑布置 祖宗朝皆量其形勢道里而為之且以本道形勢言之則自京城通於西方之路有二條一條自開城府出於興義由猪灘達於平山一條由兔山新溪谷山達於成川其間雖不無小路傍通之處而大槩則此兩路為形勢所在也至如江陰則在猪灘下流水路則通於喬桐江華陸路則通於白川延安海州實乃形勢可據之地故倭賊由直路

以下之時既置陣於興義以遏脫彌谷吾助川兩歧之衝又於江陰置陣使白川延安之軍不得出入侵擾直路往來之賊其審察於形勢而知所據守也如此今江陰若廢則平山白川直路之間道里闊遠形勢不接恐非長久之計故本府之意則常欲增重江陰之勢別於臨江斗絕之處設險耕守以接猪灘路昧然後賊兵不敢肆意直向於平山今雖已為合併不可更置縣監而此意則不可忘之且合併之邑人吏官屬必提挈家產棄其土田就役於所屬之邑故先為流散且本邑為主而見屬者為奴故凡有差役

不無侵責於屬邑村民亦受其弊畢竟兩邑同歸於一失此合併之所以難為也今江陰則當別為處置縣內人吏官屬使之仍留其處毋得往役於白川仍令其處有識勤幹之人定為屯長之任備給農牛種子使之招集流亡力於耕墾數年之後人民稍集氣勢稍蘇則其邑可以復設設險遮截之計可以成形但屯長不得其人則事無條理民之受弊依舊此等曲折急速商量且訪本土民情飛報施行廢縣必有文廟及城隍社稷之壇一朝人神失依處置不可緩勿此亦何以為之并為相考牒報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道內糧餉措置之事專在於本道大抵足兵在於足食不得已則寧去兵而不能去食聖人之慮遠矣今兵興未弭而在處糧竭脫有調度之事及有水旱之災則將以何術接濟此乃至急至大之事况今葉遊擊奉軍門之令出來督責本國各於沿路館站備三萬人一二日之糧勢難遽拒朝廷方患無策萬一兵出而糧不繼則當事之人當受其責殊非細慮道內黃州龍泉平山三站各有軍興之事則儲糧接濟之策將何以處之宜預先計度一一牒報相議處置

古者兵興之際理財之要必以鹽鐵為上本道濱海之地魚鹽之利不可勝記而自前不能勾管散入於私門故當此窘竭亦拱手而不為之計本府尋常慨嘆若使沿海一二邑守令為國盡心奉行命令則事可易就不然則必出土人之有計慮能措置不貽弊端者區畫經紀使公私兩便漕輸貿穀於京江及各處則一年所得雖至於數萬石可也比諸零碎收拾於空名募粟之舉者其効遠矣急速商量查考道內魚鹽興產處幾處鹽戶完集之策當在何術船隻往來何以無弊主管其事者何人合宜一一商量畫為

條目急速飛報以憑裁處

移咸鏡道監兵營文 七月四日

本道所送鍊兵隊伍冊見之則容貌年歲置簿內不書營將把摠哨官旗摠姓名有似無頭之物殊為未穩見據一本書送依此改書上送鍊兵必須得其要領便易無弊使人心樂赴然後庶見成效括軍一事最為今日大弊而官門待令又是百姓所厭苦者今宜痛革此弊就一邑內各面各里各村隨其所居地面擇定勤幹人為哨官旗隊總簽得現存丁壯團束行伍使之各自操鍊於村巷如鄉徒聚會習射之為

者而守令但觀其勤慢能否明示賞罰則人心激勸事不煩擾練士興起自至如林矣此即管子內政篇所謂教士三萬橫行天下者而其規矩要約正為今日所當法者各別知委申勅施行三水甲山尤為孤弱軍糧不可不先期措置以為接濟援兵之計若不預措則臨時雖欲入送數千健兒將無以為策乘此閑暇之時一應贖木鹽石等物連綿入送于兩處隨便販賣生穀一事最為緊急更為詳度施行

移京畿巡察使文

道內山城隨便修築以為保民禦暴之計其中竹山

山城正當清州忠州兩路之會直走京師形勢之重甚於他處若於此地設築城壘為前營以為操練之所且於山下平野廣開屯田則又為萬世之利前朝之末亦以此城禦蒙古此乃已試制勝之地自前欲為修築而但恐功役浩大勢至動民其處之民流亡纔集土石之役不忍遽爾出令遷延到今今者年穀頗稔民間無艱食之憂且無唐兵往來之擾若失此時則後無可就之日若以前營所屬軍人及遺漏未抄於軍丁者調教築之被抄軍丁者稍減其役未抄者稍加其役乘農事稍歇之際數日為役則似可成

就唯役民事重功役多少亦難預期本道十分預為計度且觀民情便否急速回報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今月初六日忠清道鴻山林川等處有土賊竊發勢頗鴟張不得已分送京中砮射手期於勦滅事定間京中宿衛之軍數小京城近處各官武士發送事已為下書此初非大端難制之賊萬一遠方之民不知事實過為驚動則事甚騷擾十分詳審處置勿使人心動搖武士則延安白川海州等邑所居者先抄三四百名定將起送刻日無滯其餘亦鱗次整齊以待

朝廷命令監司稍於近京之地駐劄待候本道之民
久困徭役性且愚頑鎮定之事更加詳審處置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兵興以後調發轉運之事百倍於常時民生之困悴
已不可言至於山中僧人亦皆被侵於築城等役不
得休息僧人本非有根著恒居人若逃亡無去處則
必以一族切隣轉輾侵擾使動鈴販賣等事不得如
意流散甚多諸刹一空加以守令不為撫恤凡千官
中雜役造紙造醬等事無不侵責於此輩自摠攝設
立之後依憑官令中間被侵之事又非一二以此僧

役之苦又甚於平民怨苦之狀有不忍聞僧雖逃役
遊手之人然其生理頗絕則壯者化為盜賊弱者顛
仆溝壑寧不矜惻今後申勅守令所在諸寺僧人各
別完護撫集勿以法外非理之事侵責致怨築城等
事亦觀勢相時如秋冬僧人動鈴資活之時勿為服
役一處赴役之人量其赴役日數多少即給完護之
帖一年之內毋得再役於他處其中如有名為摠攝
之令而依憑作弊汎濫者所在官隨其告訴或有所
聞逐一治罪禁斷使其含生之類各有安集之樂將
此事急急連曉諭道內於諸寺牆壁門間皆為大書

張榜使各僧無不聞知本道常常檢勅以祛弊端事
十分詳審舉行

移平安道巡察使兵使文

自古鍊兵之事有二條軍食有餘則募得精勇之軍
餉以官糧聚於一處而將官統之晝夜訓練此唐宋
以來以及今日皇朝養兵之制為然也軍食不足則
不能餉軍故各從鄉里團束部伍而於其里中出統
率之人使於農隙隨便操鍊有時聚會一處習陣訓
閱此乃管子內政篇遺法而唐時澤潞節度使李抱
真亦用此法教鍊步卒二萬澤潞軍兵為一時藩鎮

之最亦其一法也今我國糧儲蕩然餉軍無路雖欲
聚兵訓練其路無由且各邑遠處之兵每因操閱之
事分番往來最糧之番非徒勞苦倍甚而農時則廢
失農務或至於飢饉流散此亦鍊兵之極弊而民情
之所不堪者也本府深察此弊於京畿則分為四營
以道內諸邑從其附近屬於四營而束伍之規則一
從鄉里團結人多則隊伍亦多人少則隊伍亦少未
嘗移近就遠合此聚彼大槩如鄉徒作契之法一切
務在便民而乘其暇日各在其處操鍊所業哨官計
其晝數送於把總把總送於營將營將申於監兵使

以行賞罰若於習陣之時則或合一營之軍校閱於一營或合四營之軍大閱於中央此乃京畿近日鍊兵大槩也傳聞本道則各處之軍每月分番直宿於官中往來煩費未免廢農失時之弊東伍之軍各自有身後既為立番於操鍊之處又自供其原役一身兩處奔走人力亦所不堪當初教鍊未成之前猶可如此今則砲殺射手等幾盡成就宜使之各在其處依法操鍊而其新入東伍者次次傳習則一人可以教十十人可以教百不多日內一道之民皆成教鍊之軍事甚便益惟成才上等者必有論賞之規然後

可以激勸他人若勿論成才與否而徒以編入東伍之故盡免雜役則他民之未入東伍者偏受其弊怨苦必甚而亦非經久通行之規故京畿則於各隊中按其才藝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則量免雜役某某條中等則次之下等則與平民一級而別無免役之事有事調發則或令徵發上等或令徵發中等上等軍人徵發則中下等軍人留在其處中等軍人徵發則下等軍人留在其處既無冗雜盡裁之患又無本處間里空虛之弊事甚便宜此等條件十分參詳且訪民情便否劃即報稟施行邊上鎮堡辛亥年加設

立之時或五里或十里之間連次設堡相望不絕而
各出堡將率軍官數人料食則雖出於官倉而凡差
備供奉則皆出於軍士故軍士不堪其苦漸至流散
官倉之儲亦因此耗盡若於防戍之計有關則此少
之弊似不可顧此則以其軍少不足以禦賊故合水
後防緊之時則盡空其地而疊入於他鎮是平居但
有侵虐軍卒耗食官廩之弊而臨急實無所用此事
亦當相時變通以蘇塞上之民本府之意自江界以
下以及義州疊入諸堡但依 中朝烟墩之例堅築
墩臺只令瞭望舉烽而勿置堡將但以士兵之有計

慮者作為隊長使處其中而其間別於大鎮合聚軍
兵以為必守之計則如有事變墩臺連絡足以報變
而大鎮軍兵既多形勢壯固亦可以合力制敵其於
防戍恤民兩皆便宜此事亦與兵使相議並為巡問
於江邊士兵之老於邊事有識慮者得其便宜可行
之策如某堡則當合於某鎮詳細枚舉牒報本道水
軍入省處只有宣沙浦老江廣梁其役不至困極而
但以中原行次遼東護送軍之後水軍不堪其苦近
日則節使之外別行次相望不絕民力尤為困竭此
則當何以處置亦為參商訪問得其可行之策詳細

牒報兵亂之後馬匹比前益貴遼東往還刷馬民間
辦出無路此非小患往在甲午年間備邊司請於遼
東買得雄驢數十餘頭於道內牧場水草便美處聚
雌馬百餘頭放驢於其中使之生育則數年之後驢
子興產因以成長漸至蕃息則凡驛路馬匹不足處
及遼東一路轉運路費等事皆可取辦於此必為永
久之利 啓下已久而未聞施行今則中江已為開
市此事若可舉行則以某物質得驢子多少間可以
試其行否亦為商量牒報我國當初制法未免苟簡
如邊將不為官供而取食於軍士之類是也本府之

意某條措置於海邊諸鎮各儲穀數千餘石以為之
本而春秋飲散令近處之民受食略如郡縣倉庫之
法每歲除出費耗以為邊將之食而永絕軍士侵剝
之路則水軍庶可蘇息此亦參酌牒報江邊助防將
每於合水時使內地守令各率牙兵陪牌遠入諸鎮
使之協守其初設立之意只為防備一事但此事已
成積久之弊其於防備亦未見其有益今則事與平
時有異 天兵往來絡繹內地守令不可一日離官
江邊助防之事尤似難便此亦何以處置利害便否
并百分參酌牒報

移京畿黃海道巡察使文

今日國事艱危南北邊境之患一時俱急非兵無以禦敵此愚夫愚婦所知也然鍊兵之要惟在守令盡心協力聽從上司號令視之為己任戒勅把總哨官勤勤鍊習撫摩完恤使民無離散怨苦之心然後操鍊之事始可成就而無弊近觀守令中有遠慮誠心國事者固不無其人但徃徃亦有習於流俗之意以鍊兵為餘事而不足為甚者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人或問之則必曰比乃把總哨官之任也於吾有何干涉云此言定非出於有識之人亦恐傳聞之誤

萬一因此頽廢軍政不舉則已曾東伍之軍亦難成就極為可慮哨軍只為鍊習之事而今烟家雜後抄發之時皆用哨軍云尤為駭愕今後十分戒勅使無如此之弊本道巡察使歲末殿最時更考守令鍊兵實迹以行黜陟其中如有盡心其事卓有成效者一牒報軍門使得 啓聞論賞以勸他人

移四道巡察使兵使文

親民之官莫切於守令而守令之盡職與否在於殿最嚴明一循公道不以毀譽亂實而已 國家設一年兩考之法為上中下三等之考其意不偶然也如

使殿最甚嚴而守令之盡心奉公者得居上考怠慢
職事貪殘病民者無所容護則自然惠澤及民而治
道可舉矣近者蕩敗之餘民在鮮薄比之平時之民
怨苦萬倍而又有調發轉輸迎接唐官責出刷馬等
事民生艱苦極矣當此之時守令又復行其苛虐之
政或刑罰殘暴讐飲多端憑公營私多接親故病民
之政有同謂毛而朝廷不知監司不聞則民生將
何所赴訴哉甚者以善為惡以惡為善能否倒置賞
罰通行勸懲之路一混於上而民生之怨無時可祛
尤為寒心此則一方風憲之地雖欲辭其責而不可

得也至於邊將鎮堡軍卒撫摩調察與否所係非輕
此等殿最尤不可不嚴也本府受命體察四道今
已二年而尚未出巡所管地方故其於守令賢否雖
或得之傳聞未能詳知今此冬月殿最道內守令邊
將實績各別嚴明考覈 啓聞後其中尤甚能否者
具實績牒報本府以憑查覈處置

移咸鏡道巡察使南北道兵使文

遠方殘民兵火之後百役叢集怨苦流散在在皆然
本道去京師絕遠凡民間弊廢未能詳知姑以所聞
言之則南北道出身武士勿論新舊入防於江邊每

年二月入防十月罷防農時不得顧其農業因以流
散者甚多云或以為道內武士分為四番相通入防
以休其力則可免倒懸之苦云事勢便否民情所願
詳察牒報北道六鎮及官鹽販賣之處似當從市直
增減其價而近日則鹽軍價勒定穀四斗民亦苦之
云亦為相考變通本道軍功人等自備糧食長在赴
防之中怨若極天自悔曾得軍功官屬則願仍為官
屬私賤則願仍為私賤怨聲嗷然皆以為軍功為害
身之資自今雖有事變必無為國家出身立功之人
極為寒心變通之策雖未知何在而坐視不救亦所

難忍或以為立防之時餉以官糧以除自備之弊此
則官力不足難可施行唯當量其往來道里遠近疎
其番次防歇時則使之在家作農合永防緊之時相
逋赴防則亦可有休息之時稍似便宜急遽商量處
置方今西北之憂日甚一日我國創殘之餘夾於兩
強寇之間非兵無以制敵非民無以衛國此不待智
者而可知奈何邊將守令之中識此者少縱恣虐民
猶踵前習使邊上民夷之心日益離散誠可痛心而
縱有善策無可施之路本道百分申勅屏黜貪殘罷
軟者不使留為民害而積年弊痼之事次第改革民

情順服則邊圉自固矣北方之民寒無所看只以養
狗衣皮為大利而邊將守令每於胡人宴享之時收
取士兵之狗殺數百餘口既取其肉而並沒其皮云
肉則宴享胡人無他辦出之處不得已為之皮則可
以還給而並為取之則士兵之無衣者何以掩身今
後一切嚴禁一一還給本主邊將敢有私取一張者
輒以重罪論斷事并為知委施行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今日之日夜經營者只在於戰守二策然先守而後
戰未有不能守而能戰者守之道惟在於得其形

勢而已蓋一國有一國之形勢一道有一道之形勢
一邑有一邑之形勢所謂形勢者我所必守而賊所
必爭之地也本道形勢大槩有二路一路則由開城
府達於平山者也一路則由兔山新溪達於成川者
也其間雖有傍通細路而此二路為一道之氣脉然
兔山新溪之路山路險狹敵所難進而我所易守故
往年倭賊亦未嘗經由此路其意可見也今據直路
而言之則唯江陰最為要緊之地據猪灘下流舟楫
無所不通且與平山直路相近而白川延安海州皆
在其後如使此處有重鎮則賊不敢徑由直路以犯

平山而白川延安海州皆在襟抱之內此乃一道咽喉也唯其如是故壬辰倭賊西下時於興義設鎮以遏大路及吾助川之路又於江陰設鎮以為門戶然後肆意西下千里相連而不能防其腰脅賊之有奸計眼目善知形勢此亦可知也往時江陰合併時偶思此意今為還設第當初還設之意不但在於還復邑名而已欲其漸次經營屯田積粟擇地據守為延安白川平山海州之保障也此乃一道大計所在本道更加商度軍糧則何以儲峙人民則何以多聚城壘則何處可設徭役之不緊者盡數蠲減先為規模限

年修葺漸次成就以為遠圖平山瑞興鳳山黃州載寧一揀緊要之處并為留心經紀可行之策為先放舉牒報施行

諭黃海道巡察使文

屬得跟隨使黃慎馳 啓賊渝 天朝講和之約冊使狼狽而還數年羈縻之計畫歸虛地賊情叵測事機方急在我今日之策惟在治兵繕甲以決一戰而朝廷根本之計亦在二西今方遣使告急于 天朝更請大兵措置策應亦係緊急凡千事機務在周密預為籌畫毋緩毋急十分善處應行事宜當追後連

續知會相考施行

諭黃海道巡察使文

本道軍兵束伍鍊習等事必已漸次成就矣賊情已變明春之事極為可慮凡百措置乘此數月之內少無遺漏然後可以應倉卒之變軍卒雖束伍而器械未備則無空手赴敵之理束伍中軍人所持器械皆為點檢有無無者自官家措備以給本道之民勇悍善戰為諸道之最如黃州延安鳳山安岳等處最為武士之鄉今雖束伍而此外必多漏落經戰可用之士前日義兵將成冊相考招集使之多方抄擇以精勇

為主不使冗雜各義兵將可堪統率者領之一人不必多領多則百名少則或五十名或二十餘名隨其所得分為隊伍預備弓箭常川習射而臨時聽主將分付被抄之軍今送選牌見據相考隨其軍數多備各自佩持別為一類後成冊上使雖有軍兵百萬無食可餉則終為無用之物道內見存軍糧按簿可知其數至少不足以支數千兵一月之食脫有天兵大勢出來尤無支撐之勢凡干聚穀之道多般講究急速收合儲峙待用各官元穀中皮穀或作米收捧以便軍餉似為宜當但各官倉穀今已畢捧則已捧之

穀還為散給迫促春正卜定其數又為太重則民怨
必深當此民生忍苦之際亦難輕易施行在本道叅詳
民情事勢便宜處置海州不比他邑米穀所當優數
儲峙以備意外之需而考見倉穀置簿則雜穀并僅
二千餘石可為寒心海州倉穀別樣措置項日朴汝
龍募得米豆三千餘石亦當輸入於海州道從事官
所募米豆并四百餘石留在鳳山此乃直路所經切
於迎接天兵因為留置其處同郡箭竹和賣米穀亦
在其處新郡守邊好譚處傳授以助軍餉之為一

諭京畿左防禦使文

前日分付沿江一帶防灘等事更加詳盡舉行倉卒
砲壙排設勢所難為若令軍人各備空石二葉臨時
傳令於各灘岸上盛土積置以作弓家使軍士隱身
於其處而發射放砲則事甚便宜相考舉行後牒報

諭京畿右防禦使文

傳聞亮城城前設為木柵排比太密其處形勢不能
目見徒以傳聞便否難知但木柵太密遮蔽眼目賊
之在遠時則可以石車砲矢制之若近在木柵之下
城上之人為木柵所礙放砲發矢皆不如意反為有
害南方鎮堡城外壕子之外自前兩樹柵木亭時以

為奇策而賊來反以枳木自蔽放砲城上之人不得制之此亦可為深戒設柵形止急速詳審牒報勿令畫蛇添足徒困民力城堞多少預為參量分定各軍東西南北某堞則某某人守之各定其所不相紊亂又出游軍俟賊勢所向合力守禦此乃守城大法充城之堞幾何而守城之軍足與不足預為參定磨練於五堞立小旗五十堞立大旗堞上各書軍士之名一聞炮聲則軍士一齊城上守把信地城中寂然若無人如此整齊閑暇然後可以城守守城節制備細開錄牒報

約東京畿巡察使左防禦使文

上流防灘節目大槩已為指授自驪州以下至楊根自楊根至龍津自龍津至廣津自廣津至楮子島左防禦使以知各司把總各哨哨官聽防禦使指揮隨其灘勢緊歇添減軍數次次畫地把截把總先捧甘結自某處至某處某人分受萬一疎虞失誤軍律不用主將之令則甘伏軍律事捧甘結後把總又捧甘結于哨官哨官率旗隊總次次約束齊心合力不得一毫參差違越自就重罪事預為三令五申所捧甘結一件留在防禦使處一件軍門及巡察使處上送

以憑後考大舉軍律雖主於嚴尤在於約束分明兵書曰約束不明而士卒犯之將帥之罪約束既明而士卒犯之士卒之罪防禦使十分親自詳審明白分付而把總哨官以下一聽防禦使指揮毋敢違越江水之勢所重專在於驪州水勢淺深道里迂直當使本處之人詳知其處之事者為主而守之使客軍添防助力然後可以無失驪州水南把總從江面作頭擺列水北把總又次其下正當婆婆城為入保婆婆之計利川把總又次其下楊根之軍又次其下接於龍津而楊根李中復哨軍則使之把守芙蓉山但此一哨

軍數少而不足於用則當使近處之人勿論品官老弱皆令於芙蓉為入保之所多張旗幟火炬上與婆婆相應下與龍津相應則萬無一失此事專委楊根郡守倡率其邑之民措置以待龍津上流加平地界山谷細路及淺灘渡涉處預為詳細致察臨時觀賊勢所向以相策應設伏勦截此不可一一分付在將帥預定計策隨機善應之如何水南驪州利川之軍既為移入江北把截江路其老弱餘丁亦當隨來江北以待賊退不可無依泊團聚之所各其把總擇水邊高阜形勢通望可以據險之處率其一司軍人及

其避亂之人設為木柵或土壘又以其力略設假家
以避風雨此策若成則沿江列屯連絡相望達于京
城而形勢壯固賊來無足憂矣廣州之軍當防江北
而惟南漢山城形勢絕險廣州之民其數甚多若非
此城則他無可往之處明春修葺其城稍為成形則
廣州上下道軍入境內老弱男女及慶安察訪南宮
簡之軍皆當盡入此城與京城作為輔車之勢為江
以南巨鎮則其於守難形勢尤為堅固僧將推政既
在其處各別申勅責令廣州牧使專委措置如有失
誤則罪責隨之矣清野之事急則民怨緩則不及於

事驪州利川往年田稅及唐穀其條輸入方可無弊
今兩邑守令察商民情處置驪州去倭倭城雖甚近
若以陸路搬運則必貽民弊明春水解以後從船路
順流輸來事勢便當并為參酌從便施行

移京畿水使文

琵琶串形勢甚好兩邊雖有民田而皆是沮洳之地
若於挾項設築城壘以扼要衝一境之民皆將避亂
於其中水營亦必堅固今聞南陽府使所言則民情
亦欲為之云此乃機會水使更與府使相議目氣稍
暖之後為先伐木待土脉融解別為土築其法已為

分付於府使如有未盡之端事知軍官上送親聽教
令以去期於成就

移京畿巡察使修築南漢山城文

南漢山城為京都堡障今已定修築之議議者或曰
役巨民少不足以有成者不便宜指授大段經理則
事未易就民力先困極為可慮凡築城有制古人言
城皆以千雉百雉計之所謂雉者即今之曲城也城
之精神緊要處都在曲城曲城既築而相對百步之
間矢石相及則其間城子雖僅成形而賊不得近矣
今計廣州之軍入於東伍者一千名每五十名令築

一曲城則曲城當有二十矢又使惟政僧軍百名築
曲城二坐權應元所率軍築曲城一廣州冬三朔上
番軍計數若百名則令築曲城二五十名則築一曲
城本州人吏官屬及品官之有心國事者各出其力
築曲城一二坐若是則總計曲城二十七八坐每兩
間相距各百步則一曲城各占四五十步而山頭形
勢列寘聯絡不待盡為築城而自有不可犯之勢且
五十人築一曲城人力有饒不日可成若是則一城
之大勢已成矣總計南漢山城周回一萬五千九百
餘尺其中完全者四千尺又南門及西北面皆是億

丈之險不必大段用力只南門以東至水口其間半馬場許稍為平低築城之後當專力於此舊城頽圯之石多在山下必須先為輸到山上然後築之甚易若欲使人從山下推轉重載以上則人力多入不可為也當為器械以輸之其法先立兩柱於山上柱上加橫木使之轉環如縲車之狀而又作大葛索以兩條橫加於橫木之上索末為載石之具數人從山下載石五六人從山上曳之則石雖甚重而頃刻可上一日之間山下之石盡在上面而役事甚便矣雪消後令各軍人預備葛索材木臨時一齊赴役使無遲

滯之弊本府之意築城軍人本欲以官糧饋餉等物不具千餘之軍供給亦難但令自食私糧而終日為役則民情不勸而事未易就非古者鼙鼓不勝之意欲多釀酒醪以為勸軍之用米則似不難得從本府百餘石亦可量給但釀酒器具難可猝辦若以米麴計數分給於廣州邑內人吏品官官屬及近處僧人稍有僇冠者每人量給數盆之資臨時取用眾力合湊不至貽弊此事則當使本州軍功鄉吏皮仁文李奉億專掌次知施行自本道亦為措置以為繼給之計益百餘石并為輸到山城軍人中勤後者逐日

賞給亦是勸後之一端大槩此城乃是天險八道山城中最為第一廣州之民若能大小戮力加為私事為一勞永逸之計則後來雖有事變當安枕而卧十分更加曉諭施行曲城既築之後功後未就則當以他官束伍之軍限日繼之期於成就此外未盡條件本道并為料理施行

書軍門謄錄後

數年經營只成無用之空言去者如斯來者復然千古萬古增志士之一慨今年自家雪裡凍死未知明年甚人喫大碗不托耳

懲毖錄卷之十六

錄後雜記

戊寅秋長星竟天狀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滅戊子間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大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產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素產青魚近十餘年絕不產移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遼東八站居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寇從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轎子到鴨綠江傳相告語老弱登山數日乃定又我國使臣自北京還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官語我云爾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爲樂不久兵至

爾輩雖有酒誰其飲之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
驚惑云使臣歸啓其事朝廷以譯官必有造言生事
誣陷本國者逮捕數人鞠於仁政殿庭用壁膝火刑
皆不服而死此辛卯年間事明年遂有倭變是知大亂
將生人雖未覺而形於兆朕不一其端至於白虹貫
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為常事又都城内常有
黑氣非烟非霧騰地接天如此幾十餘年其他寢恠
難以殫記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特人不能察耳
杜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巡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蓋記異也壬辰四月十七

日賊報至朝野遑遑忽有恠鳥鳴於後苑飛在空中
或近或遠只一鳥而聲滿城中人無不聞終日達夜
其鳴不暫停如此十餘日車駕出狩賊入城宮闕
廟社公私廬舍一空嗚呼其亦恠甚矣又五月余隨
駕至平壤寓於金乃進家乃進語余曰年前有豺
屢入城中大同江水赤東邊濁甚西邊清今果有此
變時賊猶未至平壤余聞此語默然不答而心不喜
未幾平壤又陷蓋豺乃野獸不合入城市如春秋記
鸛鵒來巢六鷁退飛多虞有蜮之類鮮有無其應者
天之示人顯矣聖人之垂戒深矣可不懼哉可不慎

我及壬辰春夏間歲星守尾箕尾箕乃燕分而自古
言我國與燕同分時賊皆逼人心洵懼不知所出一
日下教曰福星方在我國賊不足畏蓋聖意欲
假此以鎮人心故也然是後都城雖失而卒能恢復
舊物旋軫故都賊酋秀吉又不能終逞兇逆而自
斃斯豈偶然哉蓋莫非天也

倭最奸巧其用兵殆无一事不出於詐術然以壬辰
之事觀之可謂工於都城而拙於平壤也我國昇平
百年民不知兵猝聞兵至倉皇顛倒遠近靡然皆失
魂魄倭乘破竹之勢旬日之間徑造都城使智不及

謀勇不及斷人心崩潰莫可收拾此兵家善謀而賊
之巧計故曰工也於是乃自恃常勝之威而不顧其
後散出諸道任其狂肆兵分則勢不得不弱千里連
營曠日持久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而張叔夜
所謂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者殆
近之矣是以天兵以四萬攻破平壤平壤既破則
其在諸道者亦皆棄氣雖京城猶據而大勢已縮我
民之在四方者處處要擊賊首尾不能相救終不得不
遁故曰拙於平壤也嗚呼賊之失計我之幸也誠使
我國有一將將數萬兵相時用奇擊斷長蛇分其要

脊行之於平壤之敗則其大帥可坐致也發之於京城以南則將使隻輪不返矣如此然後賊心驚膽破數十百年間不敢正視於我而無復後慮矣當時我方積衰力不能辦此天朝諸將又不知出此使賊從容去來略無懲畏要索萬端於是出於下策欲以封貢羈縻之可勝嘆哉可勝惜哉至今思之令人扼腕

昔鼂錯上言兵事曰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三者兵之大要而勝負之所決為將者不可不知也倭奴習於攻戰而

器械精利古無鳥銃而今有之其致遠之力命中之巧信發於弓矢我若相遇於平原廣野而陣相對以法交戰則敵之極難蓋弓矢之技不過百步而鳥銃能及於數百步來如風電其不能當必矣然先擇地形得其山阨險阻林木茂密處散伏射手使賊不見其形而左右俱發則彼雖有鳥銃槍刃皆無所施而可大勝也今舉一事為證壬辰賊入京城逐日分掠於城外至園陵亦不保有高陽人進士李櫓稍解操弓有膽氣一日與同伴二人各持弓矢入昌敬陵不意賊衆大出滿谷中櫓等無以為計奔入於藤

羅蒙密叢中賊來索之徘徊窺覷等後其內輒射之皆應弦而倒又遷其處往來倏忽賊尤莫能測自是所至見最薄則遂遠走避不敢近二陵得全以此見之地形得失成敗隨之方賊在尚州申砭李鑑等若知出此先於免遷爲嶺三數十里間伏射手數千人使賊莫測多少則可以制敵乃以爲合之卒不鍊之兵棄其險塞相角於平地宜其敗也余於兵機備言之今又特記之以爲後戒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當以堅固爲主古人言城制皆曰雉所謂千雉百雉者是也余平時讀書圖輿不知雉

爲何物每以堞當之常疑堞但千百則其城至小不能容衆將何以裁及變後始得戚繼光紀効新書讀之乃知雉非堞即今之所謂曲城甕城者也蓋城無曲城甕城則雖人守一堞而堞間之盾以遮外面矢石賊之來傳城下者不可見而禦之也紀効新書每五十堞置一雉外出二三丈二雉間相去五十堞一雉各占地二十五堞矢力方盛左右顧盼便於發射敵無緣來附城下矣壬辰秋余久留安州念賊方在平壤若一朝西下則行在前面無一遮障處不量其力欲修安州城而守之重陽日偶出晴川江上頗視州

城默坐深念者久之忽思得一策城外當從形勢別築凸城如雉制而空其中使容人前面及左右鑿出炮穴可從中放炮上連敵樓樓相距千步以上大炮中藏鉄丸如鳥卵者數斗賊多集城外砲丸從兩處交發無論人馬雖金石無不糜碎若是則他堞雖無守兵只使數十人守砲樓而敵不敢近矣此崇守城妙法其制雖倣於雉而功勝於雉萬萬矣蓋千步之內敵既不敢近則所謂雲梯衝車者皆不得用此事余偶思得之其時即啓聞行在後於經席屢發之又欲使人見其必可用丙申春京城東水口門外

擇地聚石作之未成而異論紛起廢而不修後日如有遠慮者勿以人廢言修舉此制則其於備禦之道所益不少矣

余在安州時友人金士純為慶尚右監司有書云欲修治晉州為死守計先是賊嘗一犯晉州不勝而退余答士純云賊早晚必來報來則必用大勢守比舊差難惟當建砲樓以待之可無患遂於書中詳言其制癸巳六月余聞賊復攻晉州謂辛從事慶晉曰晉事甚危幸而有砲樓則猶可支不然難守矣既而下陝川聞晉已陷丹城縣監趙君宗道亦士純友也

爲余言前年與士純同在晉州士純見余書踊躍稱奇即與幕下士友數人巡城因其地形以爲當設於八處督令伐木浮江而下州民憚其後乃曰前無砲樓猶守却賊今何用勞人士純不聽材已具始後有日適士純病不起其事遂寢云相與一痛而罷嗚呼士純之不幸即一城千萬人之不幸也斯固數也非人力之所能容

壬辰四月賊連陷內郡我軍望風潰散無敢交鋒者備邊司諸臣日聚閣下講備禦之策而無以爲計或建議曰賊善用槍刀我無堅甲可禦故不能敵當

以厚鐵爲滿身甲長不見物被入賊陣則賊無隙可刺而我可勝矣衆曰然於是大聚工匠晝夜打造余獨以爲不可曷賊鬪雲合烏散貴於捷疾既被滿身厚甲其重不可勝身且不能運何望殺賊數日知其難用遂罷又臺諫請見大臣言計其中一人盛氣斥大臣無謀座上問有何策對曰何不於漢江邊多設高棚使賊不得上而俯射之耶或曰賊之鉄丸亦不得上耶其人無語而退聞者傳以爲笑嗚呼兵無常勢戰無常法臨機制變進退合散出奇無窮只在於將而已然則千言萬計皆無用惟在於得一將才而罷

錯所陳三策尤係切要闕一不可其餘紛紛者何補
焉大抵國家擇將於無事之日任將於有事之際擇
之貴精任之貴專當時慶尚道水將則朴泓元均陸
將則李珪曹大坤已非才選及其寢生巡邊使防禦
使助防將等皆自朝廷受命而來各持專斷之權自
行號令進退由意而不相統屬正犯輿尸之戒事何
由得濟且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將卒不相知皆
兵家大忌奈何前車既覆後不知改至今尚循此塗
轍如此而望其無事者特幸耳言之其說甚長非可
一二盡嗚呼危哉

癸巳正月 天兵拔平壤余在軍前先行時臨津水
泮不可渡提督連遣人督造浮橋余至金郊驛見
黃海道守令率吏民候餉大軍者滿野余召平峰縣
令李希原問所率邑人幾何曰近數百余分付曰爾
速領邑人登山探鳶明日會余於臨津江口不可失期
希原去翌日余宿開城府又明日曉馳至德津堂見
江水猶未盡解冰上流漸半身許下流舟艦不得上
京圻巡察使權徵水使李嶺長湍府使韓德遠及倡
義秋義軍千餘人集江面皆束手無計余令呼牛峯
人納葛綯為巨索大數圍長可橫江江南北岸各立

兩柱相對其內復置一橫木引巨索十五條鋪過江面兩頭結橫木江面既闊遠索半沉水不能起衆曰徒費人力余令千餘人各持短杠二三尺穿爲索極力回轉數周互相撐起排比如櫛於是衆索緊束高起穹窿儼然成橋樣以細柳鋪其上厚覆以草而加之土唐軍見之大喜皆揚鞭馳馬而過炮車軍器皆從此渡既而渡者益多絞索頗緩近水大軍曳淺難以渡而無責焉余念其時倉卒備爲不多更倍之得三十條則加緊無緩矣後見南北史齊兵攻梁主歸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橫

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渡軍糧正是此法余自謂偶思得之不知古人已行爲之一笑因記其事以爲他日應猝之助云

癸巳夏余病卧漢城墨寺洞一日天將駱尚志訪余于卧次問病甚勤因言朝鮮方微弱而賊猶在境上鍊兵禦敵家爲急務宜乘此天兵未回學習鍊兵法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則數年間皆成精鍊之卒可以守國余感其言即馳啓予行在因使所帶禁軍韓士立招募京中得七十餘人往駱公處請教駱撥帳下曉陣法張六三等十人爲教師日夜鍊習槍

劔篋笈等技既而余下南方其事旋廢上見狀啓下
備邊司令別設都監訓練以尹相壽領其事其年
九月余自南召赴行在迎駕於海州扈從還
都至延安更命余代領都監事時都城饑甚余
請發龍山倉唐粟米一千石日給人二升應募者四
集都監堂上趙儼以穀少不能給欲設法限節實一
巨石令願募者先舉石試力又令超越土墻文許能者
許入不能者拒之人飢困無氣中格者十二或在都監
門外求試不得顛仆而死未以得數百千人立把總
哨官分部領之又欲教爲銃而無火藥有軍器寺匠

人大豐孫者以入賊陣多煮火藥賊因江華將殺
之余特貸其死令煮焰燭贖罪其人感懼爲之盡
力一日所煮幾十斤遂日分諸各部晝夜習放第其
能否而賞罰之月餘能中飛鳥數月後與降倭及南
兵之善爲銃者相較無不及而或過之余上劄請措
置軍糧益募兵滿一萬實五營營各練二千每年半
留城中教訓半出城外操陣廣肥饒地屯田積粟輸
還遼代則數年之後兵食之源厚而根本固矣上
下其議兵書不即舉行卒無見効
沈惟敬自平壤出入賊中不無勞苦然以講和爲名

故不為我國所喜寂後賊留金山久不渡海李冊使
逃還中朝就差惟敬充副使與楊使入倭國終不得
要領而回行長清正等還屯海上於是中國與我
國論議藉藉皆歸咎沈惟敬甚者或言惟敬與賊同
謀有叛形我國僧人松雲入西生浦見清正還言賊欲犯
大明所言絕恃即具奏天朝聞者益怒惟敬知禍
至憂懼不知所出乃貽書金命元敘其終始以自辨
其書曰日月倏馳往事如昨憶昔倭寇貴境直抵平
壤目中已無八道矣老朽嚙命哨探倭情相機撫
馭得與足下所見李體察相會于擾攘之中目擊

平壤迤西一帶居民流離愁苦如坐針氈戰不謀夕之
狀殊可痛心足下身歷其事不待老朽之喋喋者老朽
檄召行長相會乾伏山約束不令西侵聽命固敢踰越
者數月延及大兵之至而致平壤之克設或彼時老朽
不來倭乘祖公之敗而走義州未可知也平壤一道居
民不被其荼毒者貴國之幸莫大矣既而倭將行長退
守王京總兵秀家付將三成長成等三十餘將合兵連
營控險阨要牢不可破碧蹄戰後尤難進取彼時判書
李德馨者謁見老朽於開城將謂賊勢既張大兵且退
王京必無可望矣涕泣語老朽云王京根本之地得之可

以弼呂諸道乃今事勢至此將奈之何老朽云徒復王
京若無漢江以南諸道事勢亦難展布德馨云苟得王
京京出望外漢江以南小邦君臣自能尺寸支撐不難也
老朽云找試與爾國圖之務得王京并復漢江以南諸
道乃還王子陪臣方為全國德馨涕泣叩頭感激云果
得如此老爺再造小邦功德不淺鮮矣俄而老朽舟次漢
江王子臨海君等自清江營遣人奔語老朽云倘得歸
國漢江以南不拘何地任意與之老朽不從且與倭將誓
云肯還還之不肯還隨爾殺之其他不必言也王
子係貴國儲君老朽敢不知重當此之時寧言殺之

而不肯許他事及至金山捐資盡禮多方曲意于
王子前倨慢而後恭敬時有緩急事有輕重不得已
也數言之下王京倭退矣沿途營柵遺糧不可勝計
矣漢江以南諸道盡得矣王子陪臣歸國矣終以
一封羈縻諸酋欽手於金山窮海之地候命三年不
敢妄動續以封事議成老朽奉命調戢王京復會之
下暨李德馨輩云今往封矣倭或退矣貴邦善後之
計何如德馨應聲云善後之事小邦君臣責任也老
爺不須掛意老朽初聽其言未嘗不奇其大有力
大有識見偉然一柱石也及今事敗其事實似覺文章

功業不相符合老朽不能不為李判書惜且如金山竹島諸營未聞即撤老朽責也而機張西生諸處倭兵盡渡營柵盡焚交割地方官俱有甘結矣何乃清正一來不聞一戰不折一矢地方官抽身讓之何也既言漢江以南自能尺寸支撐而何至已得復失若此乎又言善後之事小邦責任何不聞大計止有涕泣闕下之一策乎法云強弱不當衆寡不敵老朽亦非責難于貴國諸當事但云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鍊兵修守相時撫御貴國當事諸賢亦不可責之不問耳渡海以來老朽四會貴國王彼此問對之言

出于臆臆合于時宜毫無假借毫無虛謬國王之心老朽之心彼此洞鑑明矣老朽誠謂東事至此可無他慮不期貴國謀臣策士機智百端間事迭出內以危言激怒于天朝外以弱卒挑釁于日本至于松雲一番說話則又出禮法之外其曰前驅伐大明曰割八道國王親自渡海歸服頃刻之間二三其說但知此言可使國王動念矣可激天朝發兵矣獨不念貴國止有八道若盡許之又許國王親自渡海歸服則貴國之宗社臣民皆為日本矣又何取于二王子耶老朽以為三尺之童決不失言

至此清正雖橫亦不放肆至此又不念我堂堂天朝
統御外藩自有大體一息一威亦自有時必不肯以
數百載相傳之屬國寔之度外亦不肯縱不奉約束
之逆賊擄我藩籬理勢然也老朽極不省事至于內
外親疎之別逆順向背之情亦人人之所易曉者矧
茲欽承勅命調戢事成敗休戚關係非輕敢以貴
國之事蔑焉不加意耶又敢以日本之橫隱然而不報
耶足下深于大體詳于國事用是走書幸足下亮我
素衷即為上達國王併使管事群僚察知所以既
云仰我天朝以為萬全之圖還當聽命處分以

冀無疆之福毋徒過計月勞而日拙也至囑不盡觀
此書王京以前則鑿鑿可徵矣金山以後未免支辭
隱語然功罪自不相掩後之論惟敬者當以此為斷
案故著之云

沈惟敬遊說士也平壤戰後再入賊中此人之所難
卒能以口舌代甲兵驅出衆賊復地數千里未稍一
事參差不免大禍哀哉蓋平行長最信惟敬其在京
城時惟敬密言於行長曰汝輩久留此不退天朝
更發大兵已從西海來出忠清道斷汝歸路此時雖
欲去不可得我自平壤與汝情熟故不忍不言耳於

是行長懼遂出城此事沈惟敬自言於金右相命元
而金相為余言之如此

懲必錄雜記

懲必錄者何記亂後事也其在亂前
者注之記所以本其始也嗚呼壬
辰之禍慘矣洩旬之間三都失守八
方瓦解 乘輿播越其得有今日天
也亦由 祖宗仁厚之澤固結於民
而思漢之心未已 聖上事大之誠
感動 皇極而存邪之師屢出不然
則殆矣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此懲

錄錄所以作也若余者以無似受國
重任於亂離板蕩之際危不持顛不
扶罪死無赦尚視息田畝間苟延性
命豈非寬典憂悸稍寔每念前日事
未嘗不惶愧靡容乃於閑中粗述其
耳目所逮者自壬辰至于戊戌總若
千言仍以狀啓疏劄文移及雜錄附
其後雖無可觀者上皆當日事蹟故

不能去既以寓畝畝情、顧忠之意
又以著愚臣報國無狀之罪云

徳小石



215

2064

9